每日論語　　悟道法師主講　　（第二一四集）　　2019/6/24　　台灣　　檔名：WD20-037-0214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泰伯篇」第八章。

【子曰。興於詩。立於禮。成於樂。】

「吾講《論語》注重道，若文字有離譜的也必須說，泰伯篇中有若干講不通的經文，吾必須說說。」

「此章依書說，費事又聽不懂，所以你們只要聽吾講，因吾也是依注子說，說時用白話講，必須使你們容易懂。」這裡雪廬老人講，他依注子來講。這個書只要聽他講，老人用白話講，使我們大家都能聽得懂。所以雪廬老人講《論語》，他是注重在道（就是修道），文字有比較離譜的也必須說一說。

「國家第一步必須講生活，國家政策首先要令人民不饑不寒，再者要緊在教育。先庶之，再須富之，再教之，人民不受教育，不知所從。教育在教人，有本有末，昔日吾看歷史，孔子殺少正卯，此人未犯罪，是魯國的聞人（如今日胡適）。」好像今天的胡適，少正卯如同現在胡適一樣。「孔子一當魯司寇，殺這位全部人都恭敬他的人，指出他有罪五」，指出他有五條罪。「一、心逆而險，二、行僻而堅，三、言偽而辯，四、記醜而博，五、順非而澤。」孔子舉出他這五條罪。「剛開始時」，雪廬老人說這五條罪也記不完全，「學佛後依五戒十善身口意三業便記住了」。「這五條這也是三業故。」就是身口意三業。「口業，飾非而澤、言違而辯」，很會講話，把不對的講得都非常有道理；「身，行僻而堅；意，記醜而博，心逆而險」，心也凶險、叛逆，身口意三業都不好。「依身口意三業分析，所以能記得。」所以孔子講這五條就以佛門這個

五戒十善、身口意三業，那就容易記住。「學佛有助於學儒，學儒有助學佛。學儒的證道者多」，學儒的證得道果的很多，「如宋陸象山」，宋朝的陸象山，「明李二曲都是」，這都是學儒學得有成就、證道了，都是預知時至。「學《論語》有助往生，人身難得，人格若不夠，未有能證果的。」雪廬老人一而再、再而三的給我們提起，學《論語》也幫助我們往生西方。往生西方還是要夠得上人格，人格不夠，要證果就達不到，往生也是同樣的道理。

「人為本位，三業以意為主」，身口意三業，意是主導的。「學佛要你改心，懺悔不是賄賂佛。教育首先在正心術」，心能夠把它調整到正。「昔日上學首先念《三字經》，人之初，首為人，後來人手刀尺，也教學做人。性本善，本性，從前教育先教心性，因人是活著，都會有意思。如十二因緣說，出生時觸，不辨好壞，後來才有愛取，便有業，如小孩一下生就愛吃乳、愛吃糖而不吃辣，就是有分別。性一動便是情，就有喜怒之情，必得使它歸併集中而到一範圍有目標，這就是《大學》的格物、致知、誠意，不叫意亂走」，不讓意念亂跑。「那七情要如何收斂法？」七情要怎麼收斂？用什麼方法來收斂？「所以定有禮節」，用禮節來收斂。「七情就是識」，情識的識，「識定於一處便是志」，同志這個志，志向的志，「志者，士」，士，士農工商的士，「心，受過教育的心，志向不是志亂」，志有個方向，「有志向，有功夫的人」。「生而知之者志於道，一般人辦不到」，生下來他就志於道，這個一般人是沒有辦法做到。「所以要定禮」，要定這個禮，「遇到外面的色聲等都會動，具體為財色名食睡」，這五欲，「一般人不禁止」。「佛、羅漢都不睡，普通人辦不到。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，此是禮」，以禮來做個節制，不要太過。我們凡夫有七情五欲，這個都會發作的，一發作以這個禮來節制。所以發而皆中

節，不要太過了，這個就是禮，用禮來節制。「興於詩就是講你的志向。」

『子曰：興於詩』，「七情一發動，定住志」，定在志上，「詩引導你往這個範圍走」。人必有言，詩言志，七情有善有惡，若志向聖人為定的目標，聖人有善無惡，所以《詩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無邪。從前中國小說也有黃色小說、戲曲，但結果都是福善禍淫的，不要點看淫戲，以保存陰騭，淫戲也含有道，但是國家是禁止的。《詩經》中沒有，到了漢魏六朝還極文雅，唐詩男女的詩就多了，但也不是淫詩，晚唐便不行，至今日的詩則思無正。」現在的詩都是教人引起邪思邪念的。

「詩有原則，性情往外發作時，怒也不能罵，必須具備溫柔敦厚，發怒也不能超過必要程度，如某人不好，但說三、四成，其餘保有他的臉面，使他能改。」

「詩言志，心有事，口便說話，不許你口亂說，但是沒有不亂說的。發牢騷改變為唱歌。工作時也有唱歌，如菱歌等，文人詠詩、吟嘯，沒有不唱歌的。今日的百姓不唱，因為洋歌不會，警察又禁止，唱了便滿腹氣消。若會作詩，詩言志，可以發洩怒氣。」現代的人不會唱詩歌了，唱的都是洋歌（西洋的歌曲），唱了不但不能讓心能夠恢復平和，反而讓心增加衝動。

「古代有采詩的官，一地有一地的風俗，詩歌都不同，所以說是采風，可以知道這個國家的人情，這種詩為國風，可以知一國盛衰存亡。」

「唱，再配合樂，更和平，為了舒洩性情。採取各國風謠後，並非全部要，而是選其中溫柔敦厚者，一選擇便定下了，就是雅。雅者，正也。雅言，《書》《詩》《禮》《樂》皆雅言也，孔子都用文話，也都與本國有關（風屬各國），所以學詩可以興觀群怨。

再進一步是頌，頌揚讚歎，祭太廟用頌，達到立國的目的了，只能讚歎，如吳季札觀韶樂說觀止。詩有三種體裁，方法也有三種。興，以他事引起此事，言者無罪，聞者足戒，知道為何要作此詩。賦，直言其事，如《關雎》是興而賦。比，不直接說，卻都是自性情發出。」

「詩六義」，有六種意義。

「一、風：言賢聖治道之遺化。」聖賢他治理之道遺留下來的教化。

「二、雅：正也。言今之正者，以為後世法。」這個雅就是正確的，講現在正確的做為後世的人來效法。

「三、頌：誦也」，讀誦、歌頌，「容也」。「誦今之德，廣以美之。」我們一般講歌功頌德。

「四、興：見今之美，嫌於媚諛，取善事以喻勸之。」這是興，看到現在好的，取善的事情來比喻、來勸導，來學習這個好的。

「五、賦：鋪也。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。」這是賦，直接鋪陳當今政治教育的善惡。

「六、比：見今之失，不敢斥言，取比類以言之。」這個比就是比照，看到現前一些當政社會的過失，也不敢直接去排斥、講這些排斥的言語，採取比類的語言來做一個比照，讓人從這個地方去體會。

「風雅頌者，詩篇之異體；賦比興者，詩文之異解。」這是講風雅頌，是詩篇之異體，詩篇之不同的體裁；賦比興，賦比興這是詩文之異解，不同的解釋。

『立於禮』，「七情往外發，如何能都中節？這就要禮了。立於禮，在禮節規矩上站立得住，平常人才能站住，要達到平常態度，非禮不能辦。不正常人，不能立，所以孔子說：道之以德，齊之

以禮。以詩引導，以禮齊之。若以政刑」，聖賢治國就是以禮來治國。詩禮用禮來讓它回歸到整齊，以禮來齊之，這叫禮治，以禮治國。若以政刑，如果用政治來定刑法，定法律，「則不當人是人」，這樣就不是把他看作人了。「禮是恭敬大家，見人不合禮最多說說而已，這是君子、小人的分別。」君子合乎禮，小人他就無禮。君子見人不合禮的最多給他說一說，讓他自己去反省反省，希望他能改過。

『成於樂』，「立住禮還不行」，還必須有樂，所以古代聖人以禮樂治天下。「國家祭天、祭太廟，凡是行禮，行禮就要奏樂。禮樂配合，樂為主體，詩是樂的詞，禮是樂的動作。還有舞蹈，所謂不知手之，舞之，足之，蹈之。」

「成於樂，是成於性，性情成就溫柔敦厚，這必須日久天長的薰習，不是一時能辦到。」

「禮樂不行了，才有刑法、兵事。」禮樂不能施行了，國家才有定出刑法、才有兵事，才有警察軍隊。「古時候一上學，就唸詩，詩雖是教文學，文學還不是主要的，風雅頌，興賦比，都是聖人的道理。」

好，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